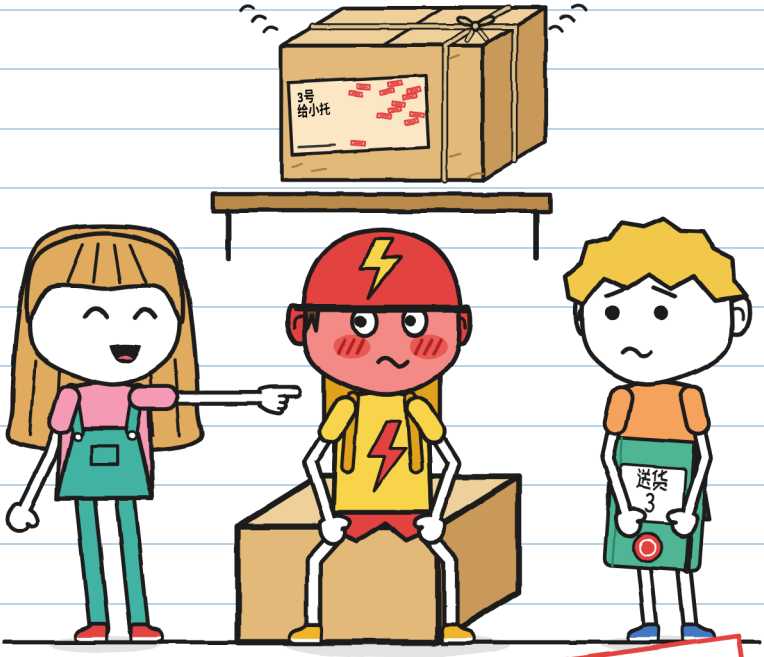
不可能快递 · 3

请退回

LinguAula



（古尼的笔记本）

尺码M
中级 · 9+

不可能快递 · 3
请退回

文字与插图：LinguAula

尺码 M · 中级 · 9+

中文版：LinguAula

第一版：2026

© 2026 LinguAula · info@linguaula.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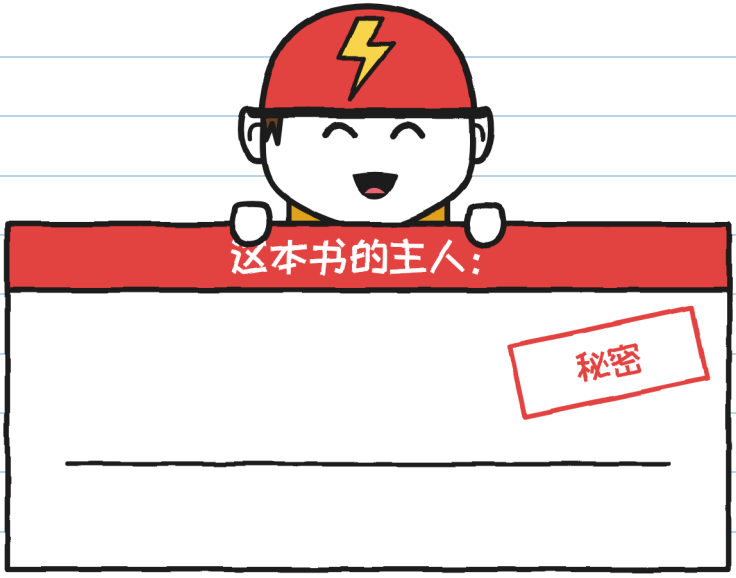
可自由复印，供课堂和家庭使用。

本系列第三本。前两本：《这个包裹会咬人》和《打雷前不要打开》。

LinguAula

每一章的练习请上 linguaula.com

写这本书的时候，没有一个快递员受伤。脸红了的，倒有一位。 —J.



而且我先看。 —J.

如果你捡到它，请把它退回。拜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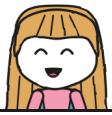
只在故事里

这个印章表示的是只会在故事里发生的事：真正的包裹不会飞回来。骑真正的自行车时，就翻到第76页。 —J.

谁是谁



古尼，星期六送货员。爱画没人要他画的东西。这本笔记本是他的。



胡莉塔，用绿色的笔写字，署名J。她总知道怎么帮忙。问题就在这儿。



托尼奥，骑自行车给闪电快递送货。十分钟送到，晚了免费。脸是一块一块红起来的。



玛拉，不可能快递的店主。戴着女巫帽。知道的比说出来的多。



佐伊，闪电快递的。最快的一个。给大家起外号。



布鲁诺，闪电快递的。爆过一次胎。两年前的事。



3号包裹，一动就会响。标签上只写着一个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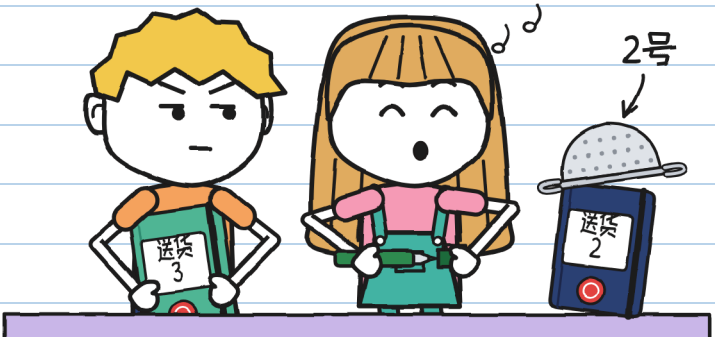


R.，寄出那些没人送得出去的包裹。没有人说出R.的名字。

送货笔记本 3
古尼的

秘密。

“秘密”的意思是我先看。而且我不告诉任何人。 —J.



2号笔记本，一场雷雨就被我用完了。这本是绿色的，也盖着店里的印章。本来是我要第一个写的。结果是胡莉塔先写了。

我替你开了头，算是帮你。不客气。 —J.

我没请她帮忙。对胡莉塔来说，这没有区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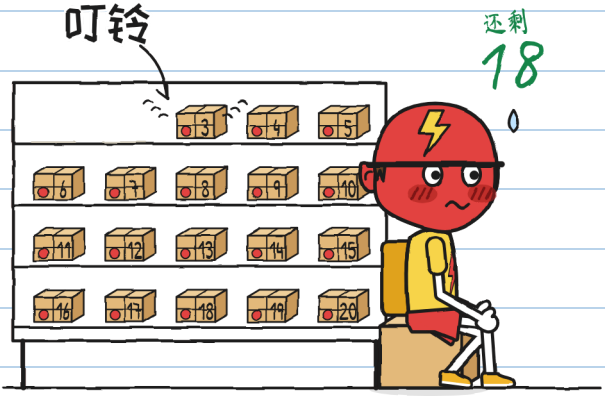
第1章

叮铃

玛拉的店里有一些没人送得出去的包裹，都放在货架上。原来有二十个。胡莉塔和我已经送出去了两个：一颗龙蛋和一些会跑的种子。还剩十八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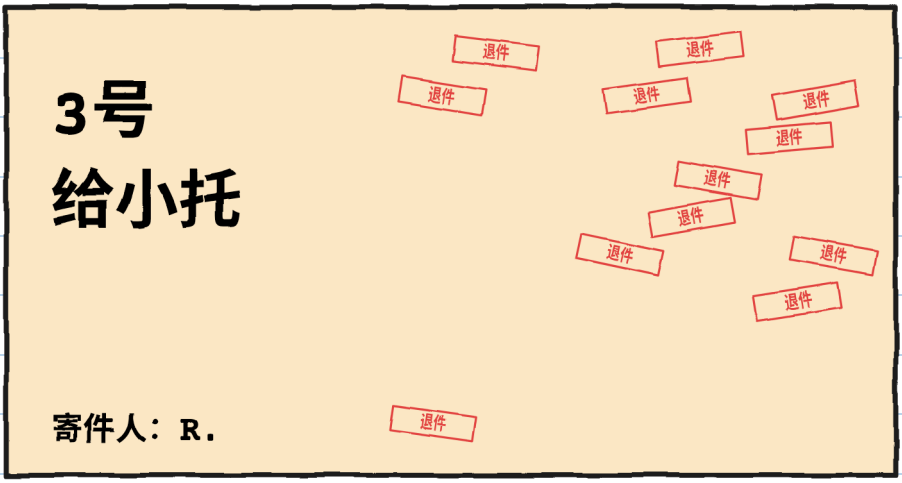
雷雨那天晚上，我们正要回家，有一个包裹响了。

叮铃。



是3号包裹。而托尼奥，那个给闪电快递送货、十分钟送到晚了免费的快递员，脸红得和他的头盔一个颜色。

退件如果没人签字，天一亮就会飞回货架。只有收件人的签字才算数。要签在标签上，用擦不掉的墨水。R.是寄件人，就是把它们寄出来的那个人。



胡莉塔开始念标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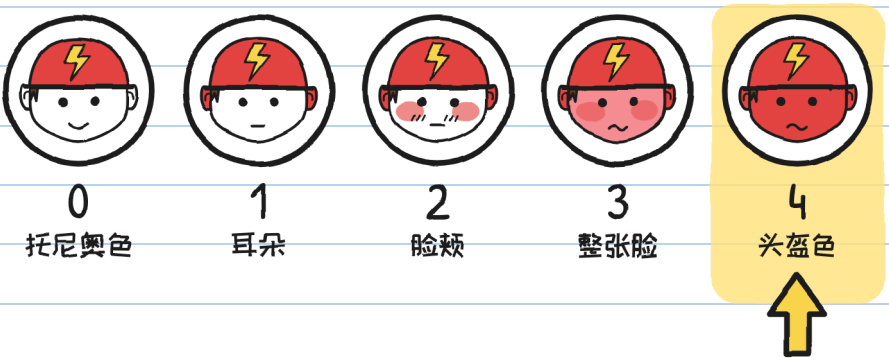
“给小……”

然后她闭上了嘴。胡莉塔从来不会话说到一半停下。我看了看托尼奥：他的脸正在变红。

我读了一半。另一半，我咽回去了。——J.

有的人一下子就全红了。托尼奥不是：托尼奥是一块一块地红。我记下来了。

托尼奥的脸红计



“那个包裹可以等，”托尼奥说得飞快，“它不是已经等了好多年了吗？那就再等一天。或者十天。闪电快递不着急。”

我第一次听见闪电快递的人说这种话。

那天晚上：4。我会用红笔记。可我只有绿的。——J.

“今晚什么也不许开，”玛拉说，“货架没有允许也不许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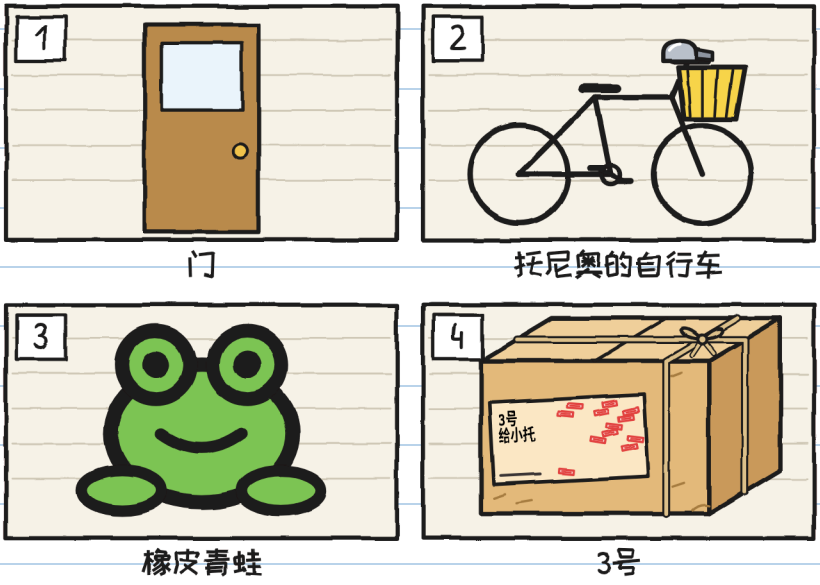
没人碰它。叮铃又响了。

叮铃。

“是门！”胡莉塔说。

遇到我不明白的事，我就列一张清单。

叮铃嫌疑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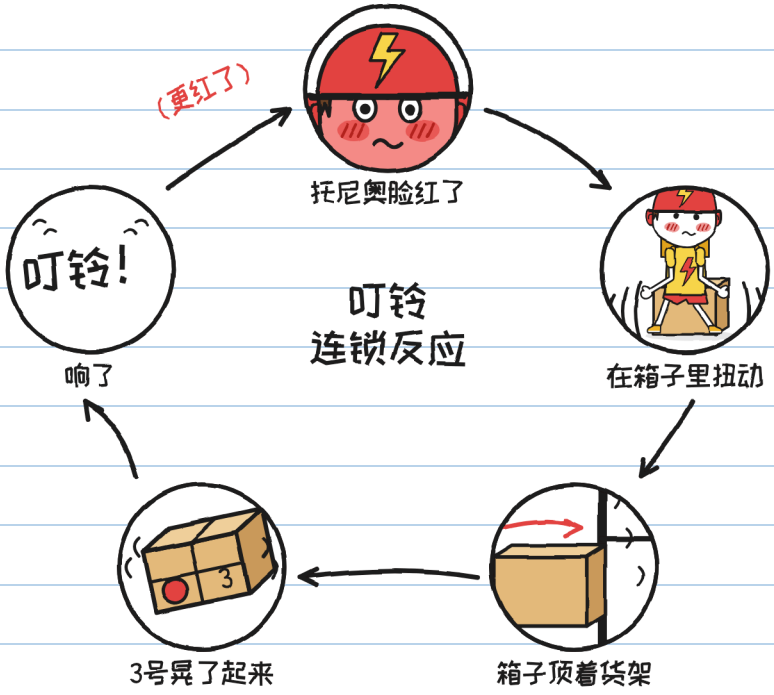
青蛙是无辜的。我了解它。—J.

我走到人行道上去试试这些声音。雨已经停了。
我开了又关上门：吱呀——。我按了一下托尼奥自行车上的车铃：铃铃铃——！我捏了一下青蛙：唧。



里面，胡莉塔朝我摇手指。没有一个声音是一样的。
我走了进去。托尼奥坐在他的箱子里，动了动身子。
叮铃。

我蹲下来看。托尼奥的箱子靠在货架的脚上。



不是魔法，是托尼奥。

一晃3号包裹，里面就有东西响。

跟我一样。 —J.

托尼奥决定一动不动。他只坚持了这么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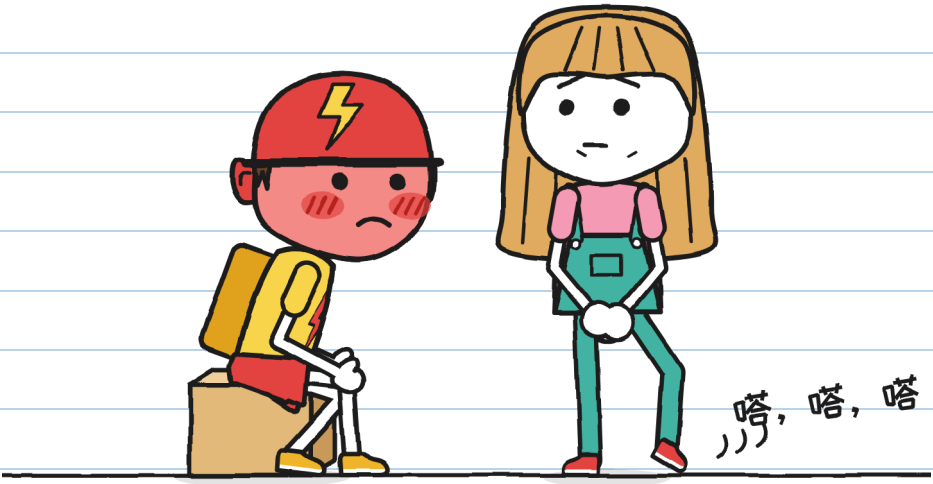
我只是问了一句。问题又不会推货架。 —J.

这个问题会。

“是我，”托尼奥低头看着自己的运动鞋，“我小时候。”

他说得那么小声，连青蛙都比我听得清楚。

胡莉塔张开了嘴。她想问很多问题。她看了看托尼奥，他还在盯着自己的运动鞋。于是她闭上了嘴。



“我不问了，”胡莉塔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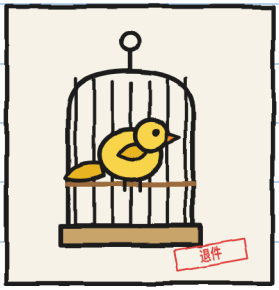
她忍得很辛苦。从她的脚上看得出来。

我没问的问题：九个。我都记下来了。 —J.

“可是你为什么从来没把它送去过？”我问玛拉。

“我送过十二次。你看标签：没有街道，没有门牌号，也没有姓。我把所有能找到的小托都试了一遍。”

玛拉的小托们



1. 一只金丝雀。
（它踩在标签上。不算。）



2. 安东尼奥先生，71岁。
（“我倒想呢。”）



3. 运河上的一条小船。
（它没有手。）

“那托尼奥呢？”胡莉塔问。

“我上次想送它的时候，还不认识托尼奥，”玛拉说着看了看他，“而且没人告诉我，他小时候叫什么。”

玛拉从柜台下面拿出一块紫色的布。她把布盖在3号包裹上，就像在鹦鹉睡觉的时候盖笼子一样。然后她把托尼奥的箱子从货架边挪开了两尺。

“这样就行了。现在你想怎么动都可以。”



托尼奥本可以走的。他的自行车就停在门口。十分钟，他就能到街区的另一头。

他又坐了回去。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是记下来。他的箱子没有靠背，所以我给他画了一个。

没人请你画靠背。 —J.

关店的时候，托尼奥留到了最后，一边系头盔的带子。

“玛拉。明天我来谈这件事。但是要私下谈。”

“这两个是店里的人。”

托尼奥看了看我们。

“这两个可以。但是闪电快递的人不行。”



叮铃已经有主人了：托尼奥。只是不知道，他想不想要这个包裹。

我已经知道怎么帮他了。—J.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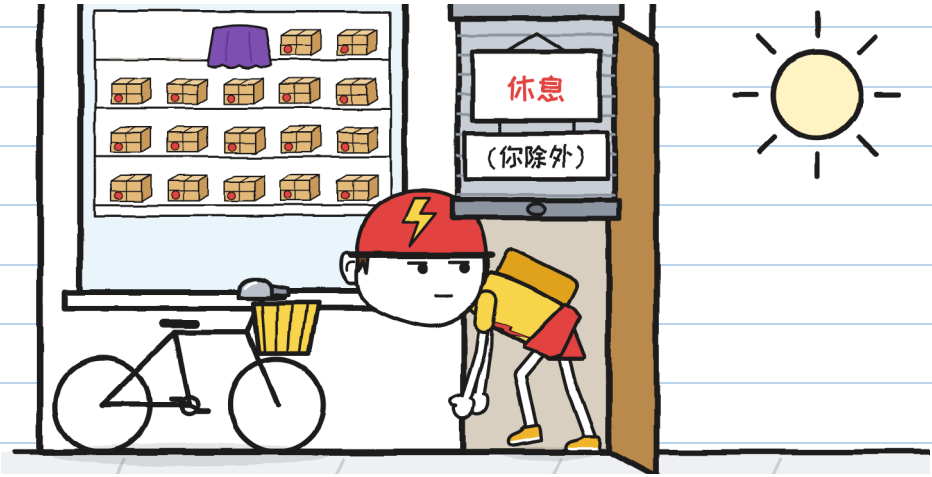
这正是我担心的。

第 2 章

我没说行

星期天店不营业。玛拉把卷帘门拉到一半，挂了一块牌子：休息（你除外）。

托尼奥十一点到的。进门之前，他先往街的两边看了看，就像要过马路时那样。没有一个闪电快递的人过来。



我们十点半就到了。以防万一。 —J.

玛拉把3号放在柜台上。她揭下了盖布。她像念告示一样说话：

“三号包裹。收件人：小托。是你吗？”

“以前是。”

“这就行。你要吗？”

托尼奥看着那个箱子。箱子什么也没说。

“我没说行。”

“你也没说不行。”

“我说的是，我没说行。”



三句话，都是为了不签字。我数过了。 —J.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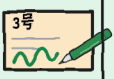
托尼奥抓起箱子，就像抓一只烫手的锅。他掂了掂，转了转，又把它凑到耳朵边，轻轻晃了一下。叮铃。

他赶紧松了手。

“那他把它带回家呢？”胡莉塔说，“如果包裹睡在托尼奥家里，那就算送到了。这是逻辑。”

“退回的印章不讲逻辑，”玛拉说，“它只认墨水。”

算送到了吗？

	看一看	不算
	拿起来	不算
	带回家	不算
	用擦不掉的墨水在标签上签字	算

印章和我想的不一样。——J.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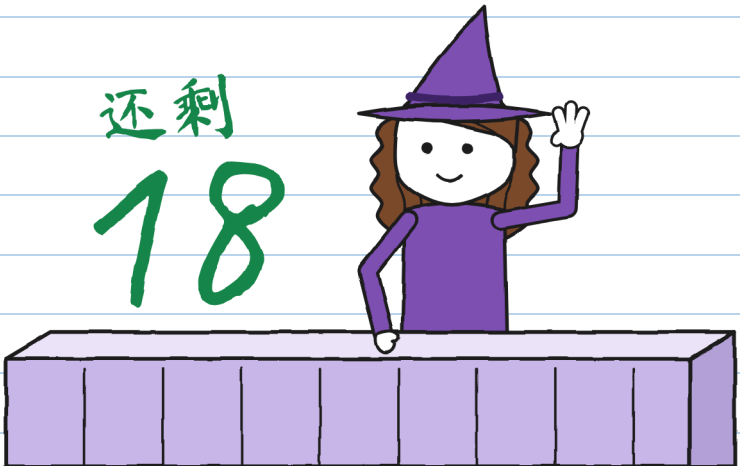
“胡莉塔，古尼：这趟送货归你们，”玛拉说，“和打雷那次一样。但有三个条件。”

她用手指数给我们听：

1. 你们不许开箱子。标签要一直贴着。
2. 只有托尼奥开口要，3号包裹才能离开这家店。
3. 收件人想签就签。没有签字，包裹天一亮就飞回来。这里什么也没发生过。

“要是他一直不想要呢？”胡莉塔问。

“那就一直不。”



“永远”可不是送货的日期。 —J.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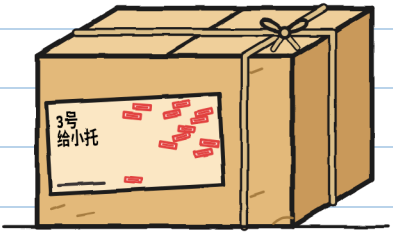
托尼奥沉默了很久。胡莉塔给他计了时：四分钟。对闪电快递来说，差不多是半趟送货的时间。

“我带走它，”托尼奥终于说，“不开箱。我想想。暂时。”
“是你要的吗？”玛拉问。
“是我要的。”

我把3号是怎么出门的记了下来。这样谁也不能说不是这样：

出店登记卡

- [x] 箱子：关着
- [x] 标签：贴着
- [x] 要的人：托尼奥
- [ ] 签字：还没有



到了外面，托尼奥把3号放进自行车的车筐里。一松手，它就响了：叮铃。

他盯着车把，那里装着闪电快递的车铃。他好像想起了什么。

“怎么了？”胡莉塔问。

“没什么。”

托尼奥推着自行车走了。他从来不走路。



那个“没什么”其实是“有什么”。得帮帮他。 —J.

我在门口看见两辆闪电快递的自行车停在街角。

“托尼奥！你车筐里是什么？”一个扎着及腰长辫子的女孩喊道。

“一单货。”

“送给谁的？”

“一个客户。”

他没有撒谎。回答之前，他把箱子转了过来：标签朝着他。闪电快递的人读不到它。



现在我明白“闪电快递的人不行”是怎么回事了。 —J.

那天夜里，我没有放下房间的百叶窗。我家就在店的对面：要是3号飞回来，我一定能看到。

“古尼？”我妈妈在走廊里说，“你怎么还没睡？”

“我在看守一个包裹。”

“哦。好吧。不过看的时候要穿着睡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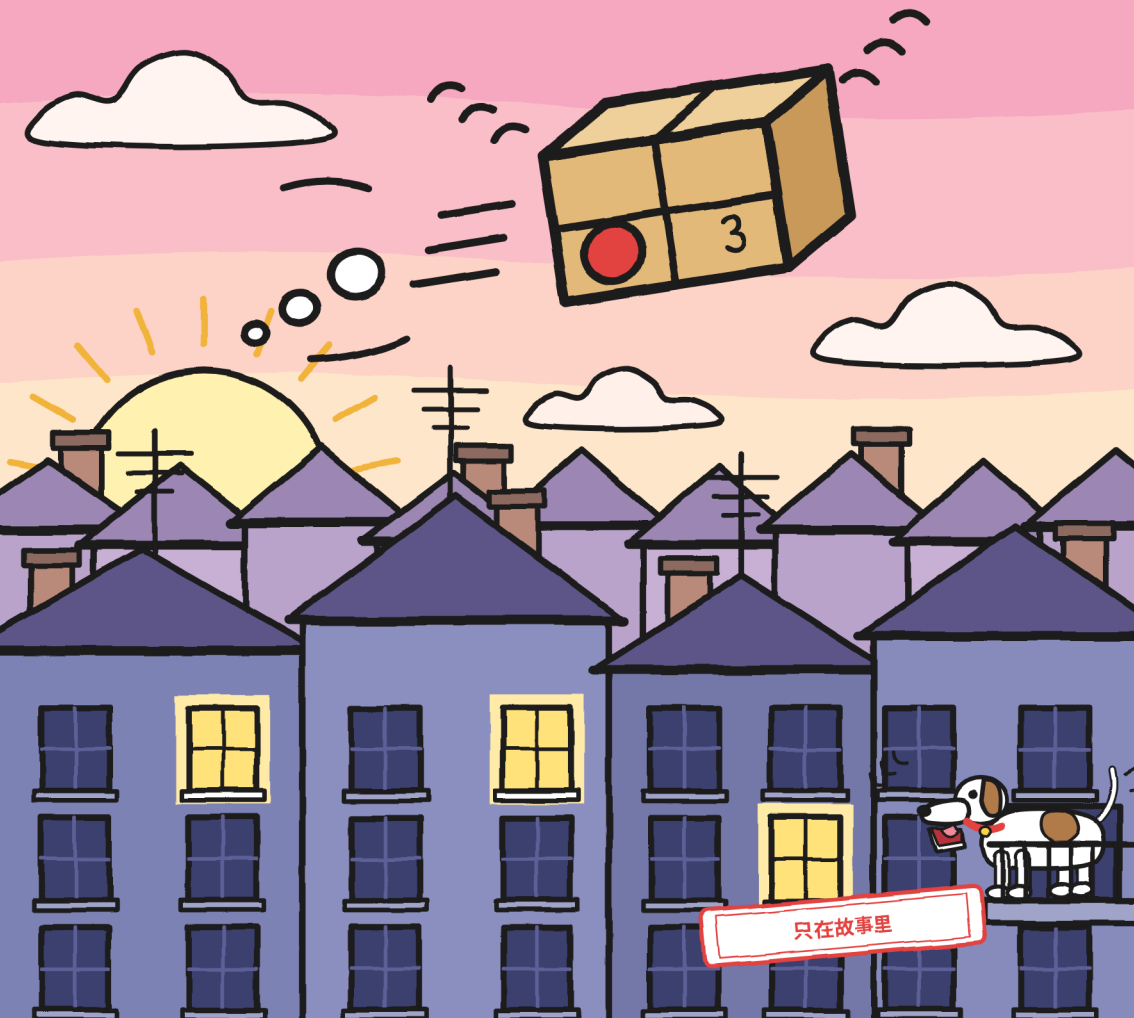


我也想看守。可我的窗户对着一个院子。 —J.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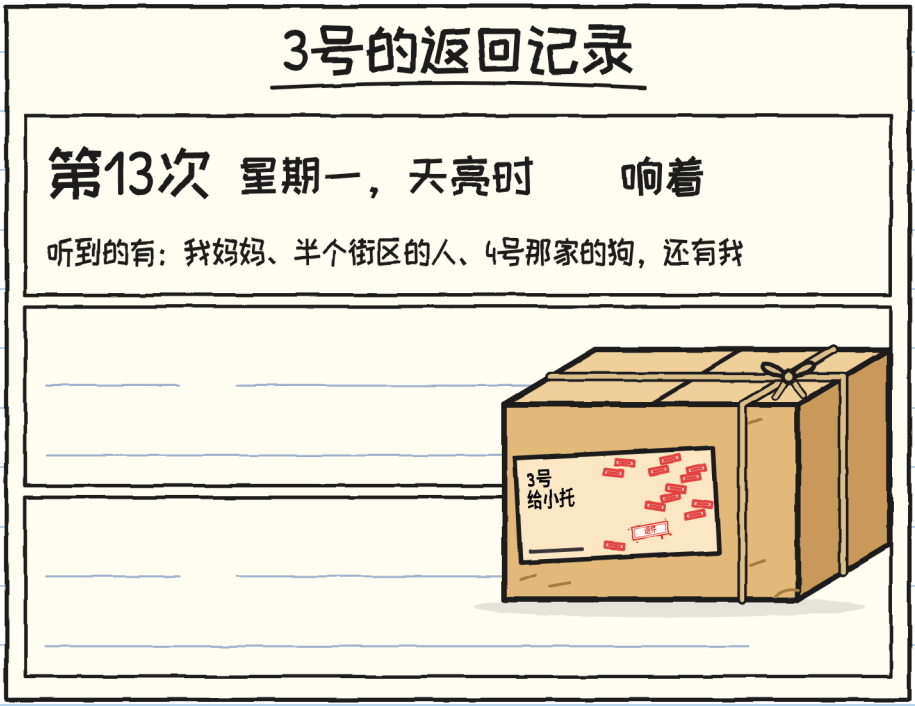
天亮的时候，3号先被听到，后被看到。

叮铃，叮铃，叮铃。

它从屋顶上方慢慢飘过来，听起来像卖冰淇淋的小车。三扇窗户亮了灯。一只狗叫了起来。3号从门上方的小窗户进来了，那扇窗是玛拉专门为它开着的。



放学后，我们去了店里。3号已经回到货架上了。它又多了一个印章：十三个。



“这不是惩罚，”玛拉说，“这是规矩。没人签字，所以它回来了。”

十三个印章。再这样下去，连箱子都看不见了。——J.

托尼奥五点二十来了，是送完货之后。他没问3号有没有回来。那天早上，他已经听见它从自己家上空飞过了。

这个我没看到，是他告诉我的：

托尼奥告诉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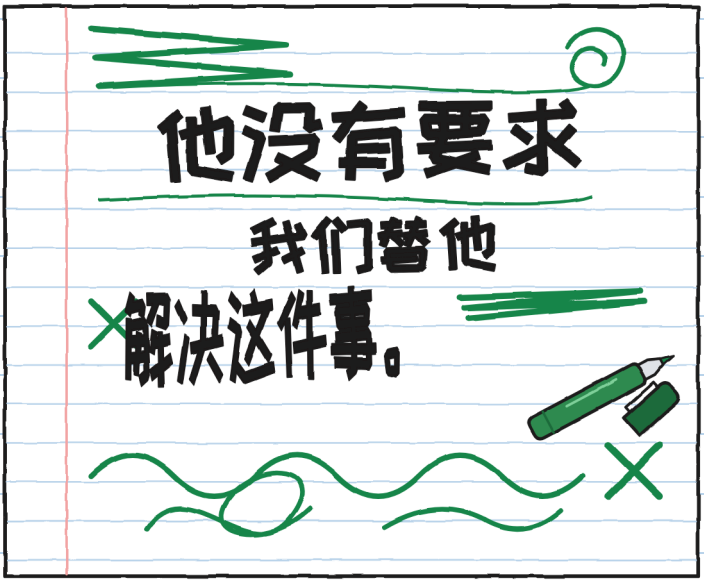
“我把它放在门垫上，放了一整夜。”

“你为什么不把它拿进屋里？”胡莉塔问。

“家里已经有够多的人这样叫我了。”

“只要签一个字，什么都解决了，”托尼奥走后，胡莉塔说，“就一个。只要两秒钟。我用我自己的名字量过。”

我打开笔记本。“绿色盖不住我这句话，”我想。我用圆珠笔使劲地写：



我读了。我不同意。暂时。 —J.

我还有一个主意。别那样看我。 —J.

第 3 章

亲笔签名

星期二放学的时候，店门前的人行道上摆着一张桌子。桌上铺着一块垂到地上的黄桌布，还有一块写着胡莉塔字迹的牌子。中间有一个鼓起来的包，被桌布盖着。



“这是个小讲台：一个让人签名更舒服的架子，”胡莉塔说，“我在收集亲笔签名。”

“你什么时候开始收集亲笔签名了？”

“从昨天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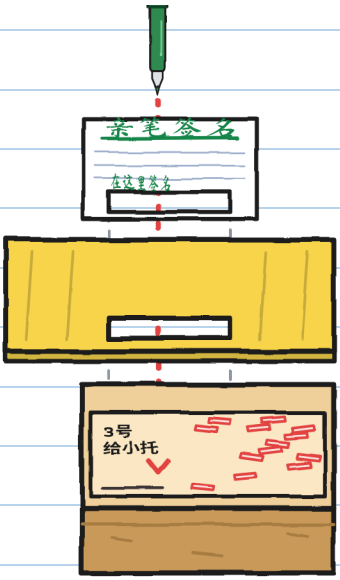
小讲台上有一张带横线的纸。下面是一个用剪刀剪出来的小窗口。桌布上也有一个一样的，正好在下面。

我掀起桌布的一个角。小讲台就是躺着的3号包裹。小窗口让人看见它朝上的标签。

怎么运作

1. 纸，带一个小窗口。

2. 桌布，开了个洞。



3. 3号的标签，空白的那一块。

4. 在小窗口里签名的人……就是在签标签。

“用我的记号笔，”胡莉塔得意地小声说，“擦不掉的墨水。明天3号就不回来了。等我们把包裹给他看，托尼奥才会知道。惊喜！”

“托尼奥没有说要把3号拿出店，”我说，“第二个条件。”

“他会感谢的。”

“那玛拉呢？”

“她在打电话。我跟她说这是签名桌。本来就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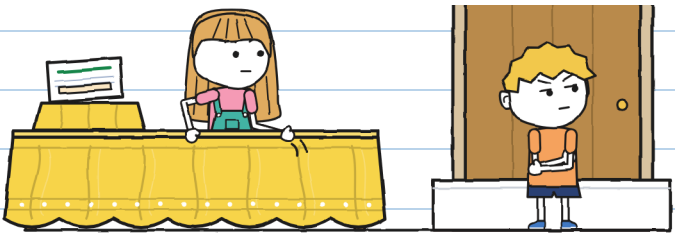
“那小讲台呢？”

“这个她没问。”

我提醒她弗洛拉和第八颗种子的事：当时胡莉塔没让弗洛拉过早签字。

“这不一样。那次送货只送了一半。这次是走捷径：走一条更短的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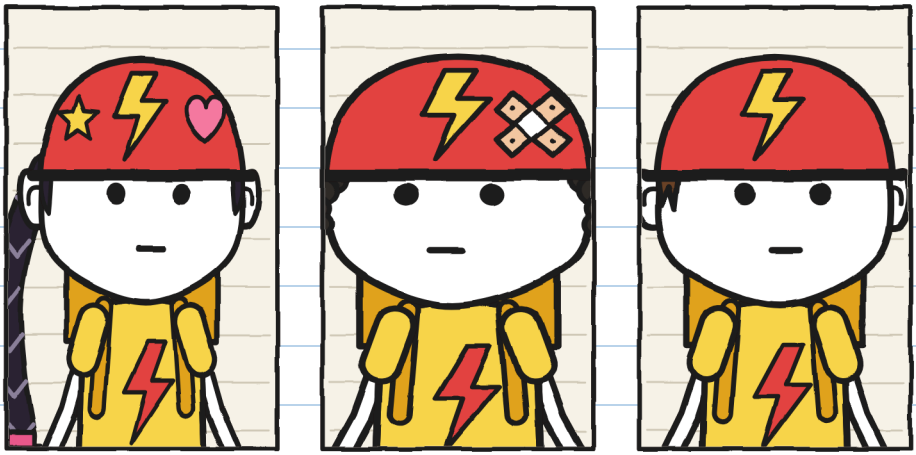
“那你自己去做吧。我不做。”



他坐在台阶上。神气十足。一点忙也没帮。 —J.

闪电快递五点十分经过我们这条街。一共三个人，排成一队。

闪电快递的人员卡



佐伊，“火箭”：
最快的。
给大家起外号。

布鲁诺，“爆胎”：
爆过一次胎。
两年前。

托尼奥：
没有外号。
还没有。

“签名？我们的？”佐伊说。她刹住车，从自行车上下来。

从来没有人向他们要过亲笔签名。所以才有用。—J.

佐伊签了第一个，在名字中间画了一颗星星。

布鲁诺写了“布鲁诺”。佐伊把它划掉，写上了“爆胎”。

“在闪电快递，外号是摘不掉的，”布鲁诺没有生气，向我解释道，“我爆过一次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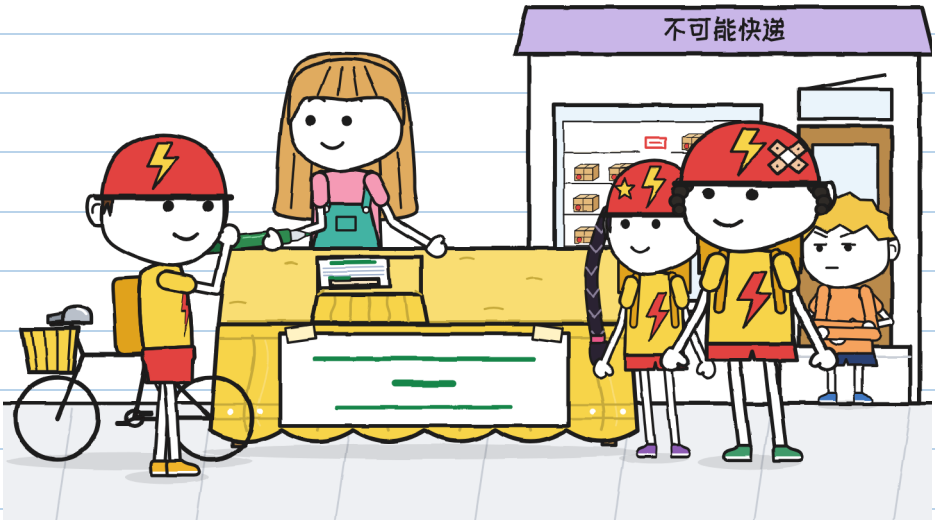


托尼奥还坐在自行车上。他看着那张桌子，就像星期天看3号包裹时那样。

“轮到你了，托尼奥，”胡莉塔说，“签在下面这个框里。这是贵宾位置。”

她把自己的绿色记号笔递给了他。

这是第一次有人向托尼奥要亲笔签名。他下了车，站得笔直。



我在台阶上能看见一切。“不关我的事，”我想。

我就没有出声。

我站了起来。

“托尼奥，等……”

我晚了一步。托尼奥一把拉过小讲台要签名。桌布底下，有个东西抢在我提醒之前响了：



托尼奥掀起了桌布。



“‘给……小……托’，”佐伊念道，慢慢地，像宣读奖项一样。

“小托？”布鲁诺说着笑了起来。

佐伊没有笑。佐伊在想事情。

托尼奥没有喊。他慢慢盖上记号笔的笔帽，把它放在那张纸上。没有签字。

“闪电快递不在圈套上签字。”

他抓住车把，推着车走了。没有人跟上去。



他的脸是头盔的颜色。但那不是害羞的红。那是生气的红。

脸红计上没有这个红的刻度。 —J.

玛拉拿着紫色的布出来了。她没有问是谁把包裹拿出来的：她看了看货架上空出来的位置，看了看桌子，又看了看胡莉塔。

她盖住3号，把它抱了起来。

“这个包裹还没有送达，”她对佐伊和布鲁诺说，“标签上写什么，是托尼奥自己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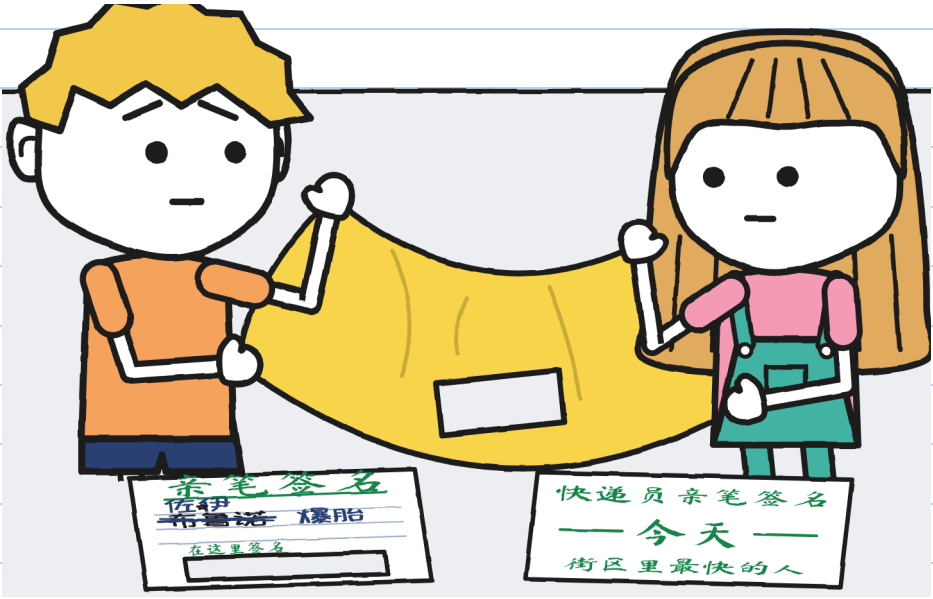


他们走的时候，没有按车铃。

我帮胡莉塔收拾：桌布、牌子，还有那张有两个签名和一个洞的纸。我没有对她说“我早说过”。也没有对她说“没关系”，因为其实有关系。

“你什么也没做。”她说。

“我提醒晚了。我本来可以早点提醒，或者去叫玛拉。”



后来胡莉塔进了店，没有人帮她，她把一切都告诉了玛拉：小窗口、桌布、货架、电话。

“托尼奥那边，”玛拉说，“你自己去说。”

星期三，托尼奥五点十分经过，没有停。五点二十分，他又经过了一次。第三次，胡莉塔站在人行道中间，手里拿着一张纸。

道歉信

我把你的包裹拿了出来。

我想骗你。

我把你的标签给别人看了。

对不起。

——胡莉塔

托尼奥没有下车，就读了那张纸。

“好。我读了。”

“你原谅我吗？”

“我说的是，我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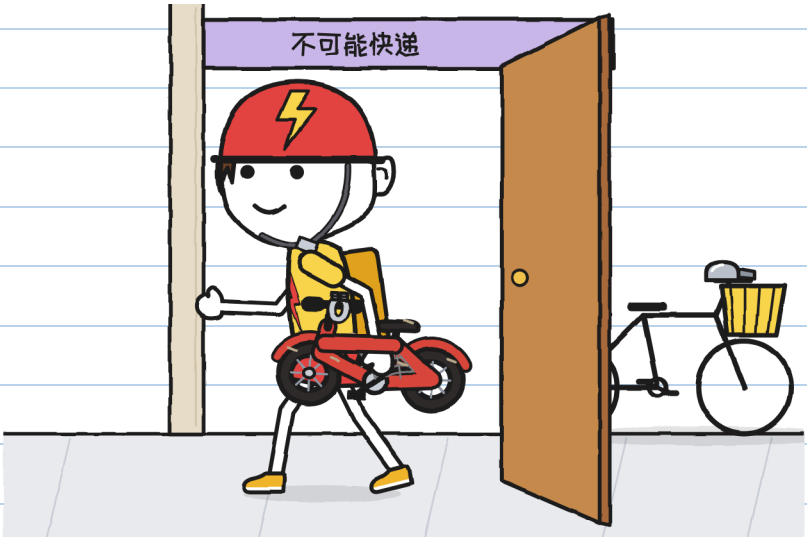
那天下午，托尼奥没有来店里。他的箱子空着。

我签了全名。这是最起码的。 —J.

第4章

一辆小自行车

星期四，托尼奥走进店里，没有再往街的两边看。他胳膊下夹着一辆自行车。



那不是他现在的车。或者说，是：那是他小时候的车。

“从星期天起，我脑子里就一直有一声叮铃，”托尼奥说，“我好像认得这个声音。我想看看我记得对不对。”

“我想打开这个包裹。不在这儿。要去没有橱窗的地方。”

玛拉带我们去了里屋，也就是后面的房间。

“打开看看不等于签字，”她说，“没有签字，天一亮它还是会回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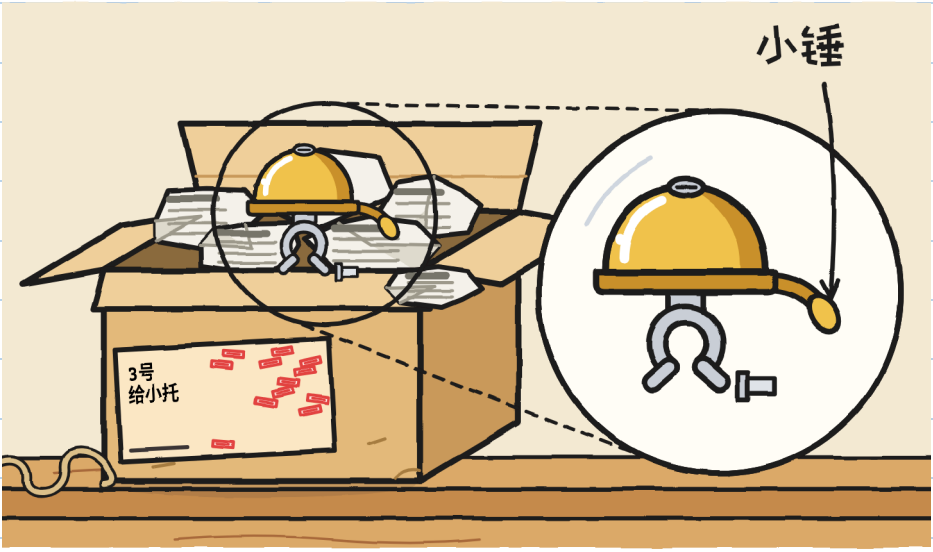
“我能留下吗？”胡莉塔问。她是问了的。

托尼奥过了好一会儿才回答。

“只要你什么都不碰。”

“箱子不碰，话题也不碰。”

托尼奥解开了细绳。里面是报纸，旧得一碰就碎。报纸中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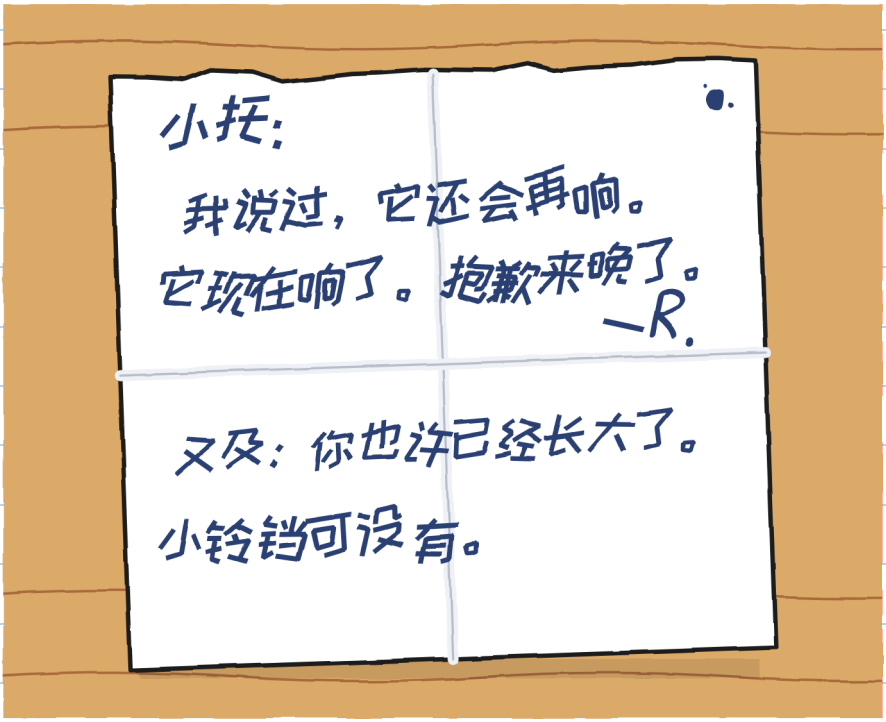


一只自行车小铃铛。小小的，金色的，有一个装在弹簧上的小锤：晃一下就会响。

1号会咬人。2号会跑。3号只会响。

没有龙，也没有腿。只是一只小铃铛。我喜欢。 —J.

下面有一张折成四折的字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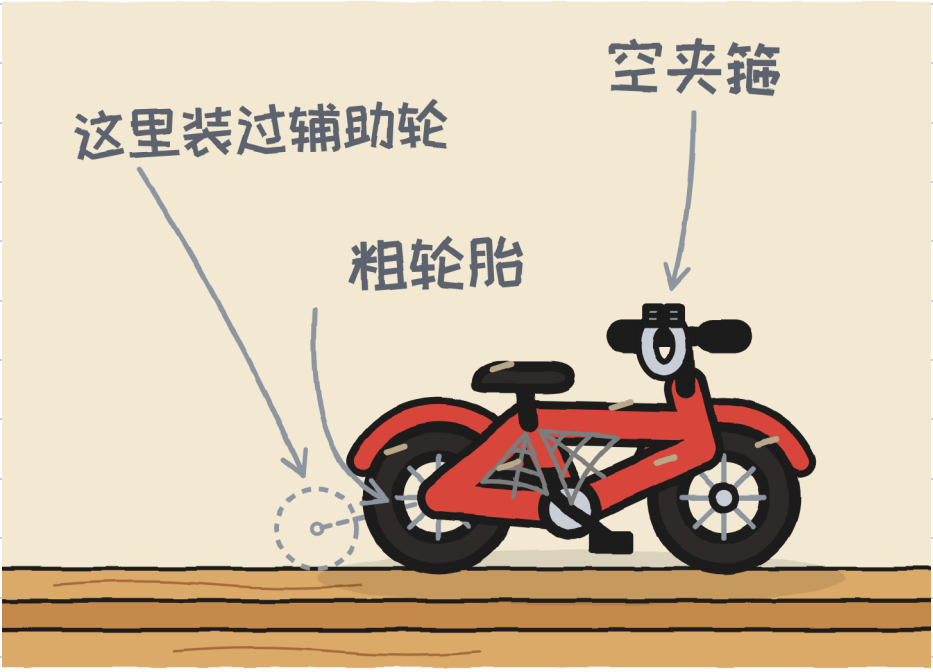


托尼奥把它读了两遍。

“字真难看，”他说。接下来很长时间，他再没说别的。

R.会兑现承诺，只是兑现得晚。这是弗洛拉说的。她没说晚多少。—J.

然后，托尼奥把那辆小自行车放到了桌子上。



“它是我的。上面装着这只小铃铛，用夹箍夹着。有一天，小铃铛不响了：咔嗒。有人说：‘给我吧，小托。我帮你修好，再还给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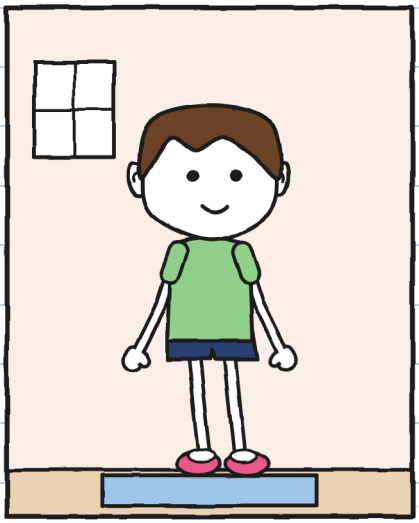
“谁？”胡莉塔脱口而出，又捂住了嘴。

“脸我不记得了。小铃铛我记得。还记得我等了很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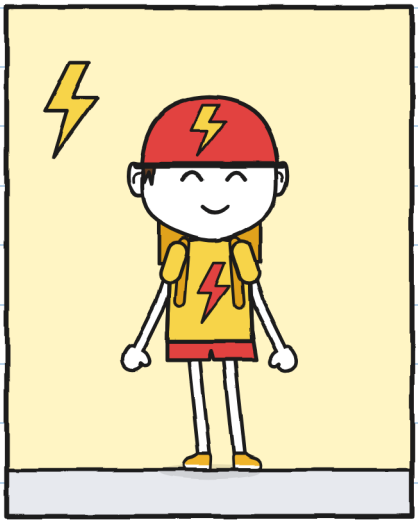
“在家里，大家还叫我小托，”托尼奥说，“在闪电快递，不叫。在闪电快递我是托尼奥：第一天我自己写在登记卡上的。”

“那‘小托’有什么不好呢？”我问。

“没什么。除非是佐伊说出来。在闪电快递，外号是摘不掉的。你看布鲁诺。”



在家里：小托



在闪电快递：托尼奥

“从星期二起，布鲁诺已经叫了我六次小托，”托尼奥补充道。

胡莉塔在她的角落里缩成了一团。

“你还坐得下吗？”胡莉塔问。她没忍住。
玛拉把自行车放到地上。托尼奥坐了上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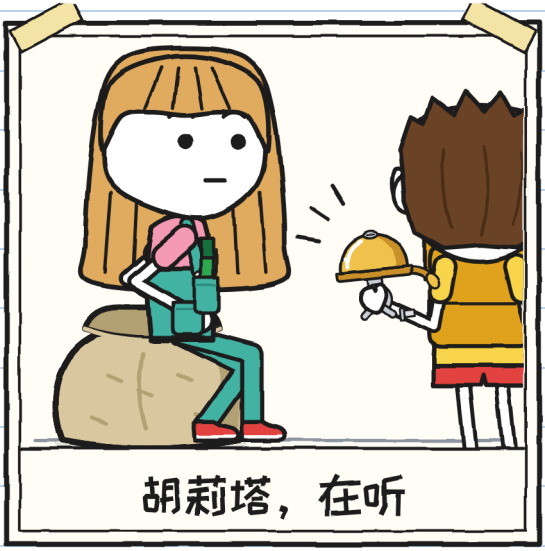
坐得下。差不多吧。
玛拉发出一个声音。像是一声笑。托尼奥也笑了。
从星期六起，我就没见他笑过。

脸红计：0。我也记下来，因为这也算数。 —J.

“你现在的自行车上已经有车铃了，”我说，“是闪电快递的那个。你不一定要把这只小铃铛装上去。你可以收起来。或者让它飞回去。”

“我知道，”托尼奥说。可他看着我，好像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说。

胡莉塔整整十一分钟没有说话，一直在听，记号笔也收了起来。





十一分钟。我的舌头都麻了。—J.

“我想一个人试试，”托尼奥说。
玛拉、胡莉塔和我出来了。托尼奥关上了里屋的门。

胡莉塔走到店的另一边，免得听见。我为了不听，就画画：托尼奥的座位现在有顶篷了，就是布做的屋顶。声音还是听见了。



叮铃。
还是星期六的那一声叮铃。然后又一声。再然后，很长时间一声也没有。

托尼奥出来的时候，一只手拿着小铃铛，胳膊下夹着箱子。

“我带它到明天。不签字。”

“那天一亮它就会回来，”玛拉说。

“回来就回来。我想知道，把它留一个晚上是什么感觉。”

“要是托尼奥把小铃铛放在箱子外面呢？”我问。

“我从来没试过，”玛拉说，“我也不打算早上七点钟去试。”

托尼奥把小铃铛和字条都放回了箱子里。



离明天还有十四个小时。我打算一个一个数。 —J.

星期五，我家那条街又响了：叮铃，叮铃，叮铃。
第14次回来。
前一天夜里的事我没看到，是托尼奥告诉我的：



“这次3号没睡在门垫上。它睡在我的床头柜上。天亮时它开始撞玻璃，我就把窗户打开了。”

他给一个包裹开了窗。真有礼貌。 —J.

我把托尼奥的两辆自行车画在一起。我在现在的那辆上加了小铃铛。画得很好看。
胡莉塔在画出来的小铃铛上贴了一张小纸条。



她说得对。我有点不高兴。

第5章

私下里

星期五下午，3号在货架上，身上有十四个印章。托尼奥坐在他的箱子里，远远地看着它。

胡莉塔已经准备了两天什么东西。我担心又要出乱子。

那是一张写着两个选择的纸。



托尼奥读了那张纸。然后他看向玛拉。

“如果我签字，谁会知道？”

“我。还有我的登记簿，记送货的那一本。它不会离开这个抽屉。”

“那闪电快递呢？”

“我不会告诉闪电快递。登记簿不是告示牌。”



告示牌上只有数字。名字留在抽屉里。 —J.

托尼奥从他的箱子里站了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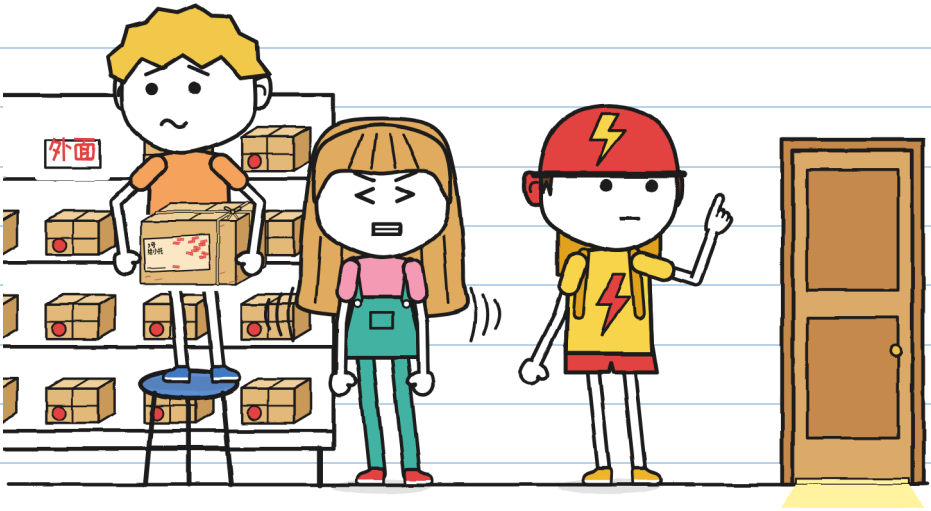
“选B。”

胡莉塔没有跳起来。我看见她没有跳。

“在里屋，”托尼奥接着说，“我要你们在场。你们两个都在。”

“我也在？”胡莉塔问。

“你比谁都想让我签字。我宁可让你在我眼前。”



在里屋，托尼奥又拿出小铃铛和那张字条。他慢慢地、很仔细地看着它们。

“签字之前，我要看清楚我签的是什么，”他说，谁也没有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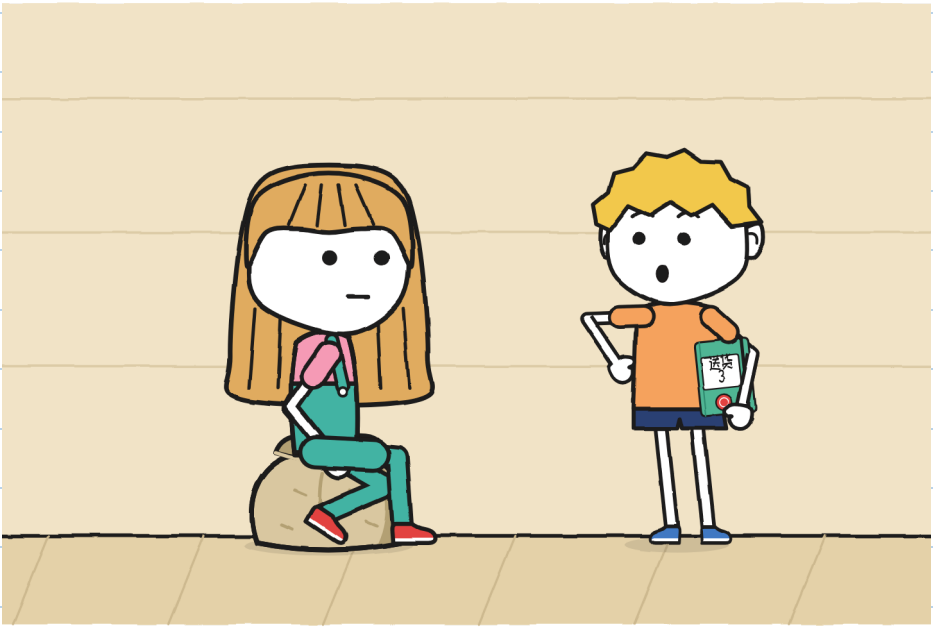
胡莉塔的脸变成了她T恤的颜色。



胡莉塔把自己的绿色记号笔给了托尼奥，然后在角落里的一只麻袋上坐下。

“你在干什么？”我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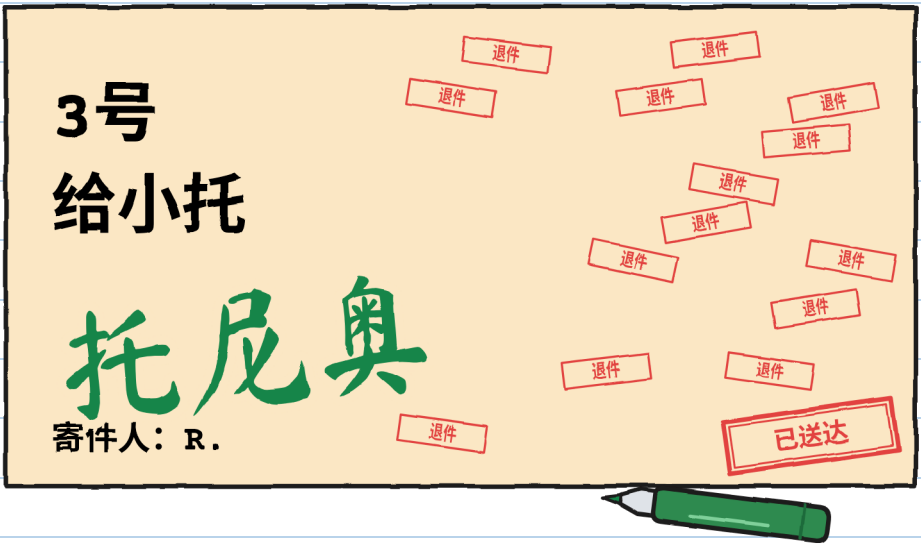
“我坐在自己的手上。这样就不会帮忙了。”



我合上笔记本，夹在胳膊下面。

后来他把一切都记了下来。——J.

托尼奥拔开记号笔的笔帽，签了字。



标签上写的是“小托”。签名处写的是“托尼奥”。

“这样行吗？”他问玛拉，“这不是同一个名字。”

“谁收件，谁签字，”玛拉说，“而你收到了它。”

玛拉在登记簿上记下了这次送达。胡莉塔手里已经拿着那只蓝凳子。她把它放在了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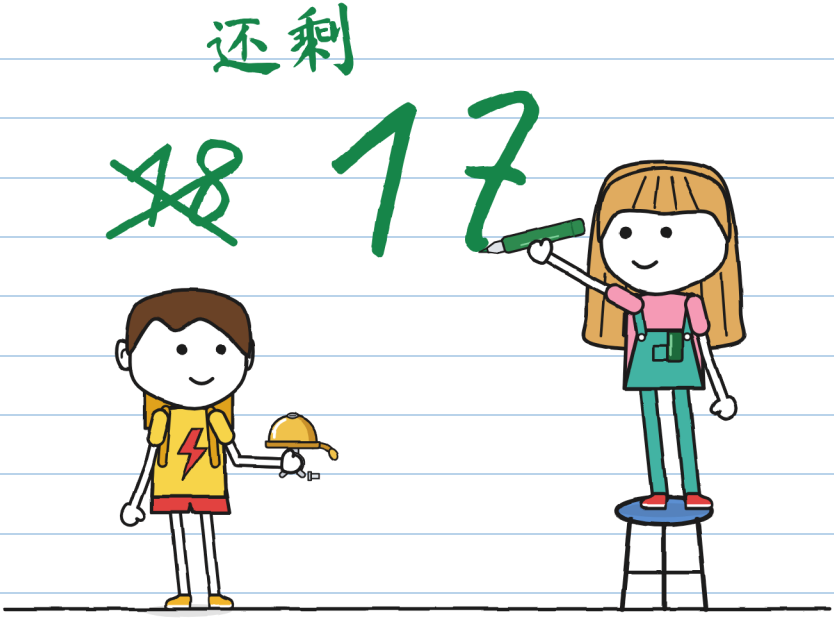
“我可以换牌子吗？”她问。她问的是托尼奥，不是玛拉。

托尼奥看了看牌子。

“上面只写一个数字。”

“只写数字。”

“行。”



我是先问过的。记录在案。 —J.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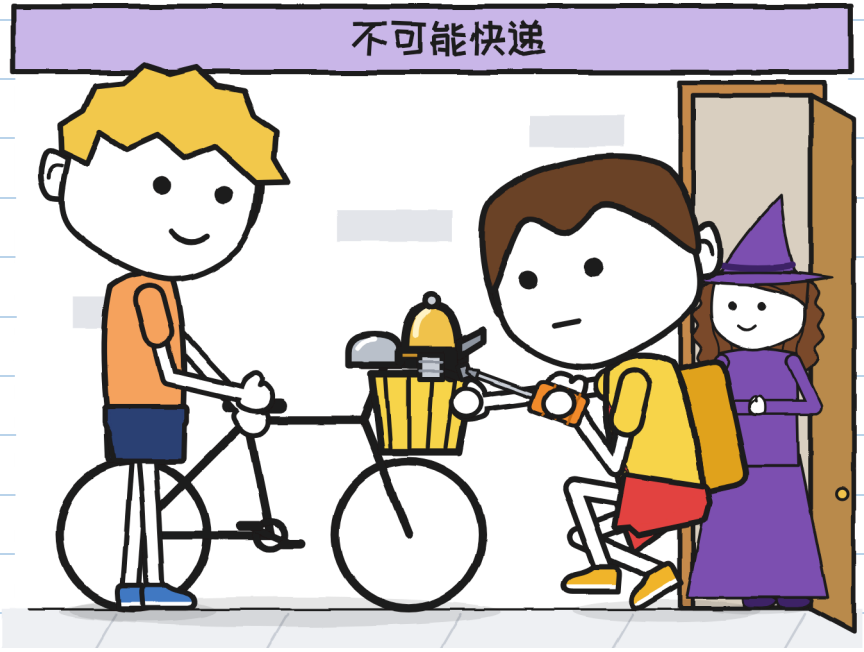
托尼奥走到人行道上。他把自行车靠在墙上。他从背包里拿出一把螺丝刀。

“你要装上小铃铛吗？”我问。

“对。”

“那闪电快递的车铃呢？”

“那个是闪电快递的。这个是我的。”



托尼奥把小铃铛装上了。我只是扶住了自行车，还是他叫我扶的。托尼奥用一根手指拨了拨小锤。

叮铃。

五点十分，闪电快递的人经过了。布鲁诺刹住了车。

“什么在响？”

“一只小铃铛。”

“哪来的？”

“是我的。”

“你还是小托的时候的？”

我看了看托尼奥的脸。一点红也没有，连耳朵都没红。



“是那时候的。现在我叫托尼奥。你叫什么？”

“爆……”布鲁诺停住了，“布鲁诺。”

“那就对了，布鲁诺。”

布鲁诺抬起了头。在闪电快递，已经两年没人叫他布鲁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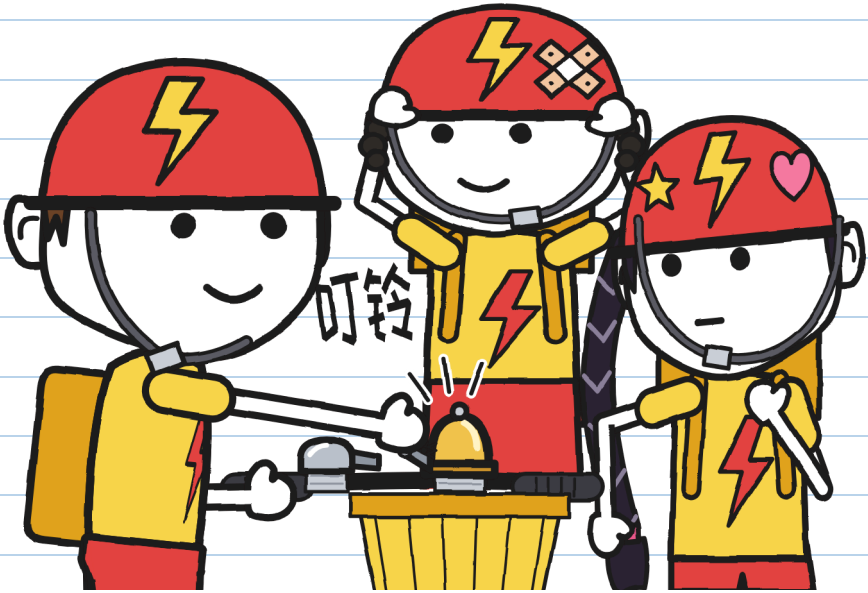
佐伊张开了嘴。

托尼奥拨了一下小锤。只拨了一下。

叮铃。

佐伊闭上了嘴。她想了想。

“声音不错，”她说，“我们要迟到了，托尼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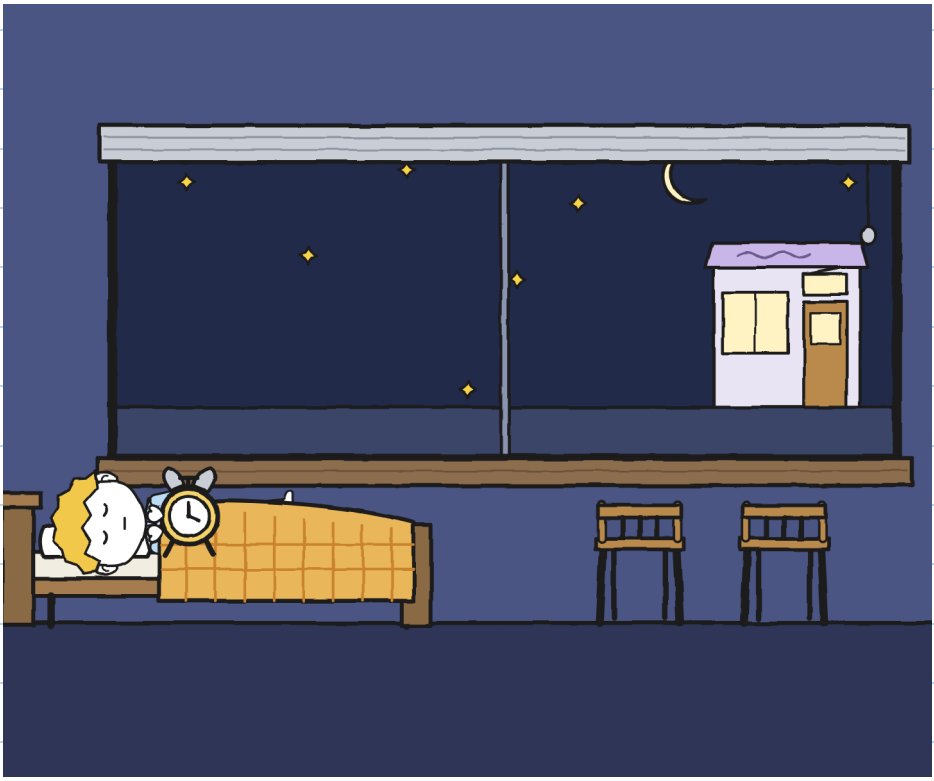
他说的是“托尼奥”。什么也没多加。 —J.

那天夜里，我又没有放下百叶窗。

“又在看守吗？”我妈妈问。

“今天我看守的是：什么都不要发生。”

“这个我最拿手了。快睡吧。”



我睡着的时候，记号笔没盖笔帽。枕头现在是绿的。 —J.

天亮了。
什么也没有响。
没有叮铃，没有开窗声，也没有4号那家的狗叫。
这是我在我们这条街上听到过的最美的安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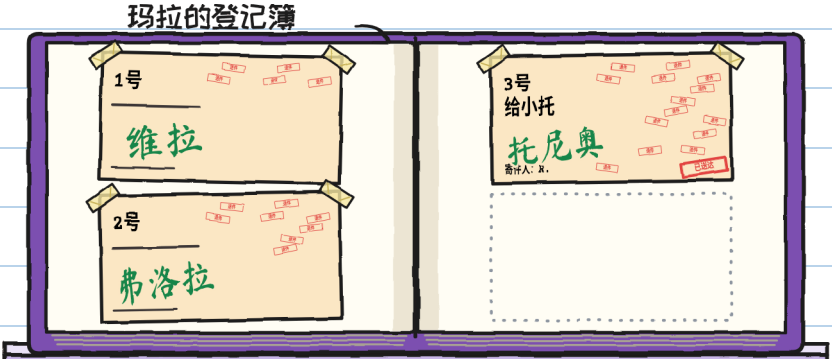


第 6 章

暂时

星期六十点，我画了那个货架：十七个包裹，三个空位。

玛拉把标签贴在她的登记簿上，和另外两张贴在一起。



一颗蛋，一些种子，一只小铃铛。三个都来晚了。三个都到了。

第三个是托尼奥签的字。这一次，我只是把记号笔递给了他。—J.

托尼奥坐进他的箱子，扭了扭身子。这一次，他没有看货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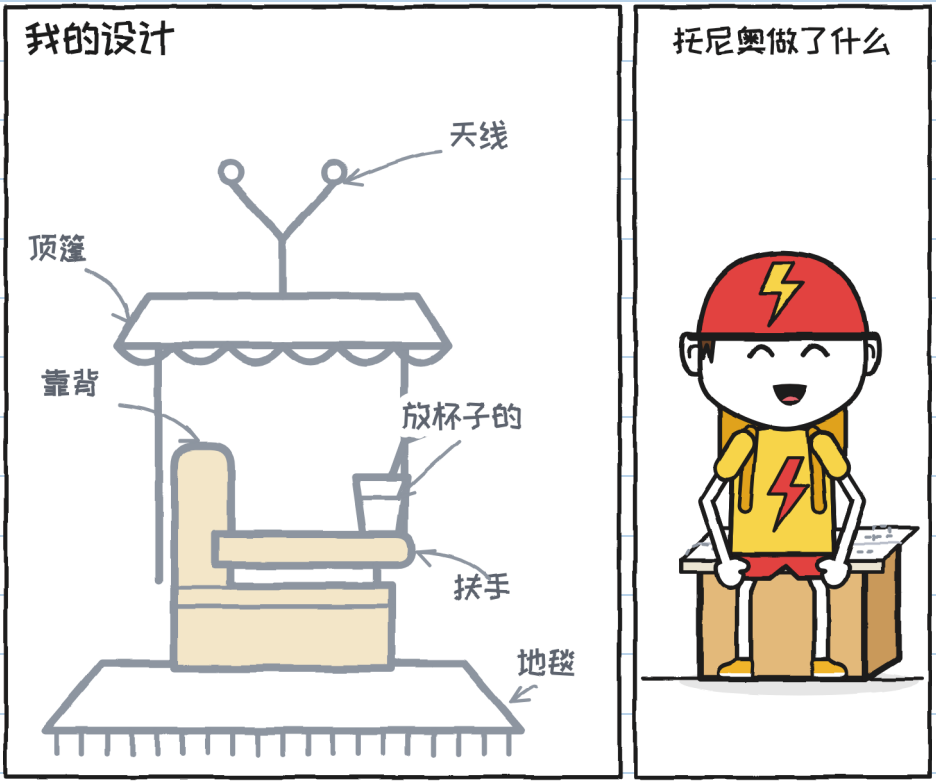
“这个座位还是‘暂时’的，”玛拉说。

“暂时够用了，”托尼奥说。



“暂时”可以持续好多年。去问问3号。 —J.

我把为他的座位做的设计给托尼奥看。我画了整整一个星期。



“给我好吗？”他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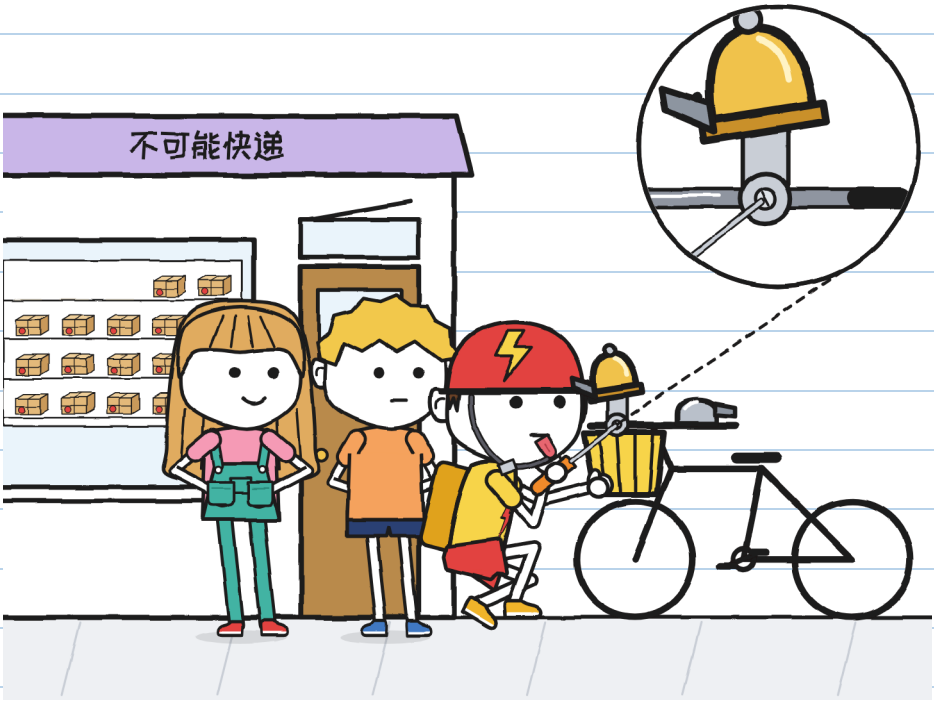
他把画折成四折，放在箱子上，坐了上去。

外面，小铃铛在车把上歪了。

“你拧的时候，我帮你扶着，”我说。

“我自己行。”

他自己行。我盯着那颗螺丝，它好像有一百圈。



胡莉塔拿出了那张亲笔签名纸。小窗口被一块纸补丁和好多胶带封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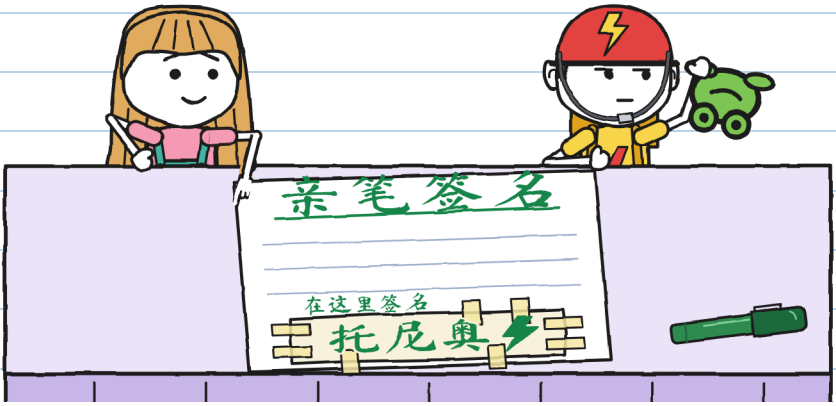
“这是设了圈套的那张，”她不等玛拉问，就先说了，“我修好了。”

然后她把纸放到托尼奥面前。

“你能给我签个亲笔签名吗？真的。下面什么都没有。”

托尼奥看了看纸的下面。看了看柜台下面。又把青蛙翻了个面。

“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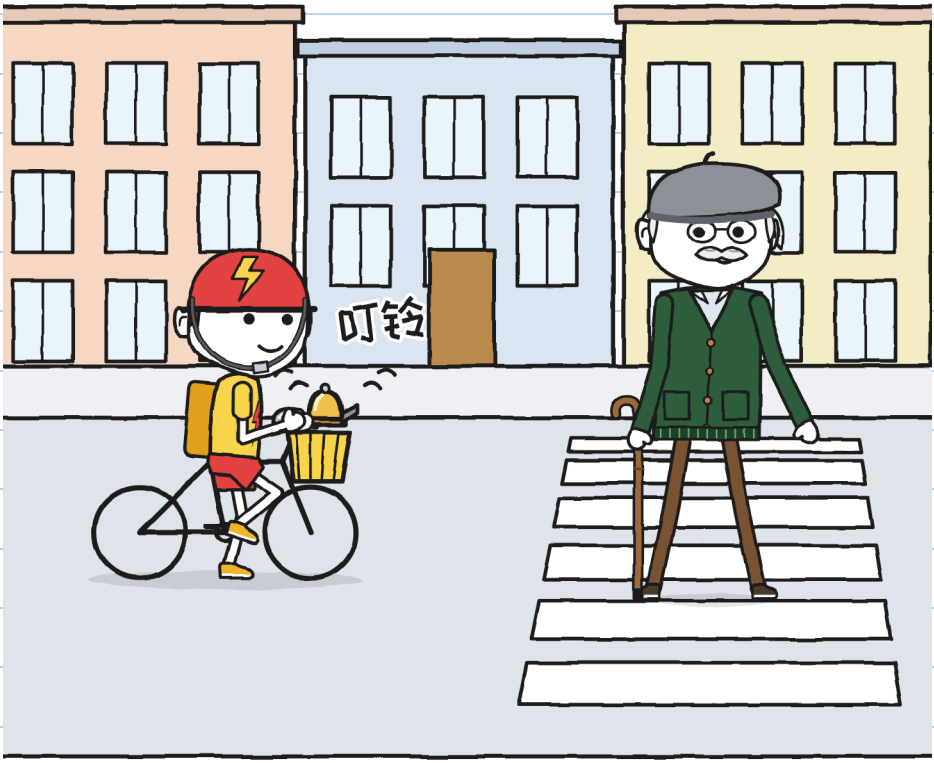


我活该。—J.

中午，托尼奥出门去送货。一位戴贝雷帽的老先生拄着手杖，慢慢地走过去。

托尼奥刹住了车。他等着。他只拨了一下小铃铛，像在说：“我在这儿。”

叮铃。



老先生举起手杖打了个招呼，又按自己的步子走了。

“那是安东尼奥先生，”玛拉说，“我名单上的第二个小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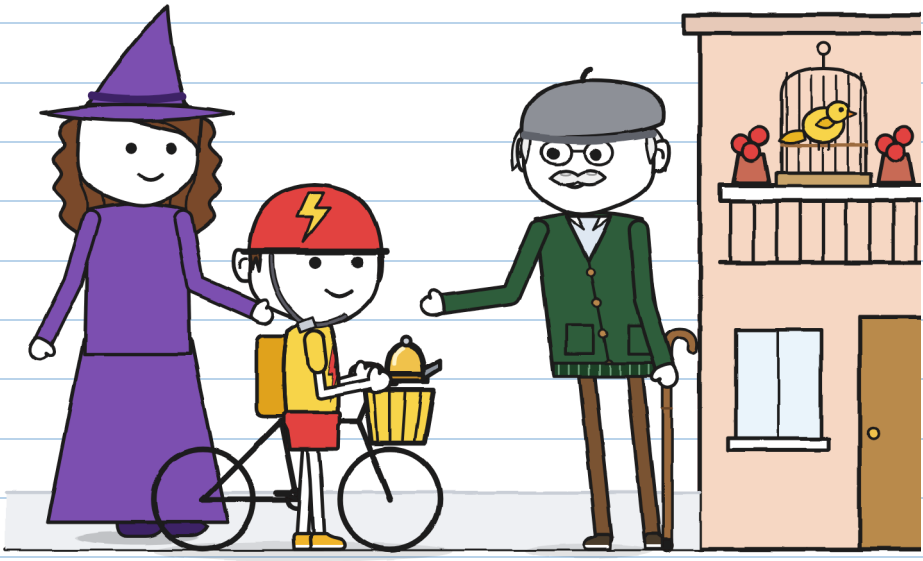
“那只小铃铛是新的吗？”老先生已经走到我们这边的人行道上，问道。

“是旧的，”托尼奥说，“是我的。我被叫小托的时候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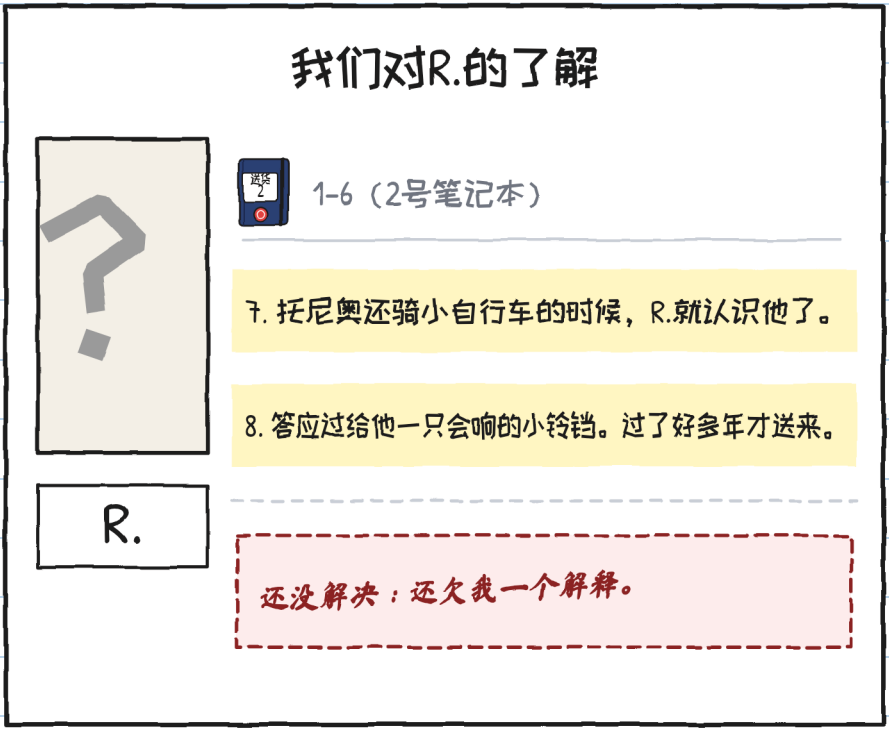
“已经有六十年没人叫我小托了。你要是愿意，我们换一换：你当安东尼奥先生，我当小托。”

托尼奥想了想。

“暂时，不换。”



我拿出R.的资料卡。上面已经有六条线索。我又添了两条。托尼奥向我要了圆珠笔，在下面用他自己的字迹写了几个字。



“你不谢谢R.吗？”胡莉塔问。

“谢谢，也要抱怨。两样都要。等我知道R.是谁的时候。”

一点钟，维拉走了进来，怀里抱着面包屑，头发上插着一根小树枝。

“我是来求助的。面包屑已经会起飞了。现在她需要一个安全的地方降落。”她停顿了一下。“昨天她选了我的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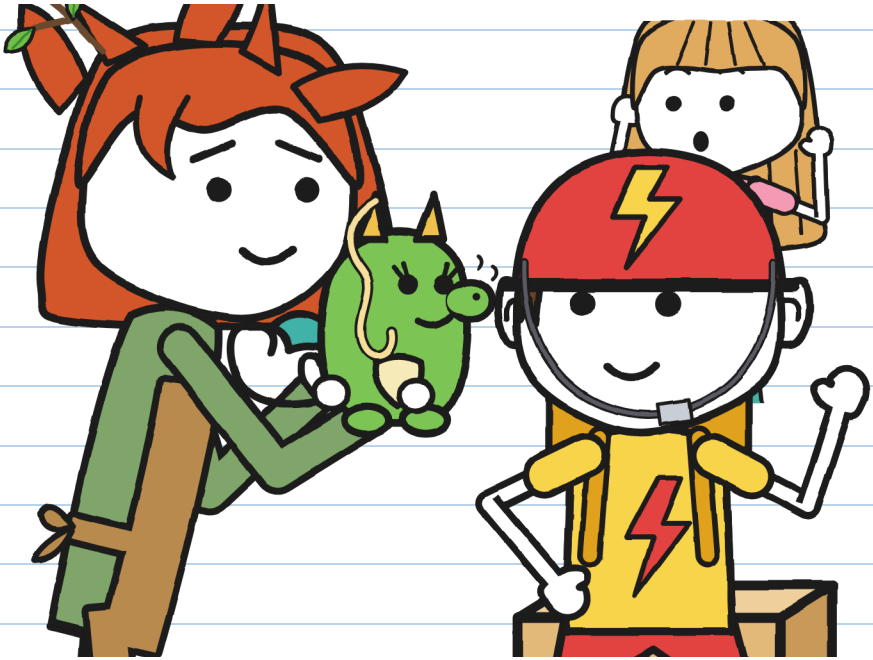
面包屑看了看我，做出了我那副“不是我干的”的表情。

跟你一模一样。还多了一根面条。 —J.

“你需要一个快的人吗？”托尼奥在他的箱子里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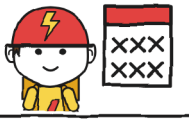
“我需要一个会等的人，”维拉说。

“我也会。从这个星期开始。”



我也会等。现在可以了吗？—J.

3号送货。每个人花的时间：

	闪电快递：十分钟。
	R.：好几年。
	托尼奥：六天。
	胡莉塔，在听：十一分钟（纪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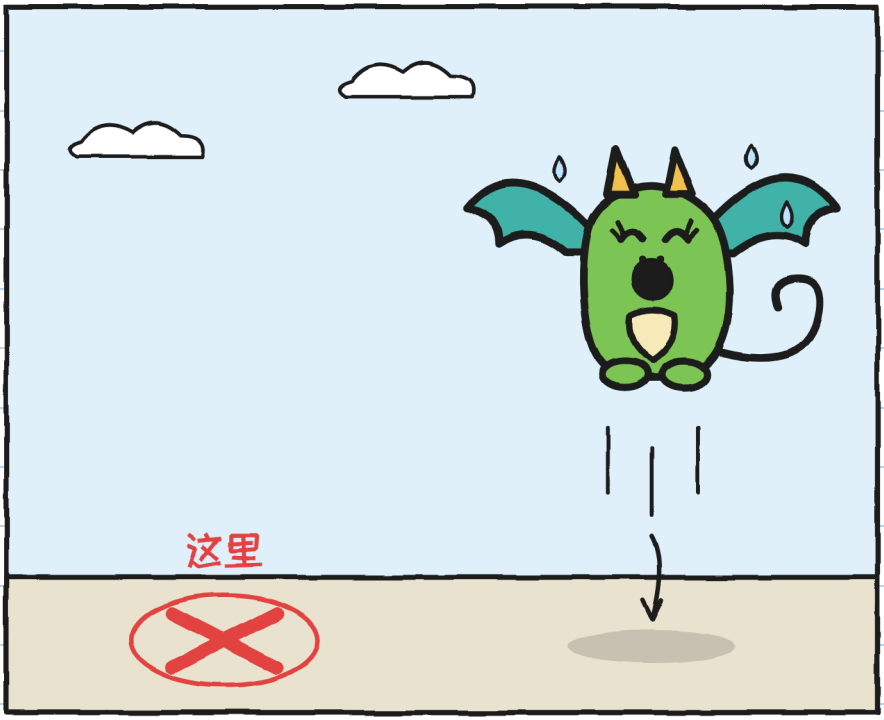


托尼奥去送货了。街上传来一声叮铃。又一声。这一次，拨响小铃铛的是他自己。

我自己还是会响。我正在改。 —J.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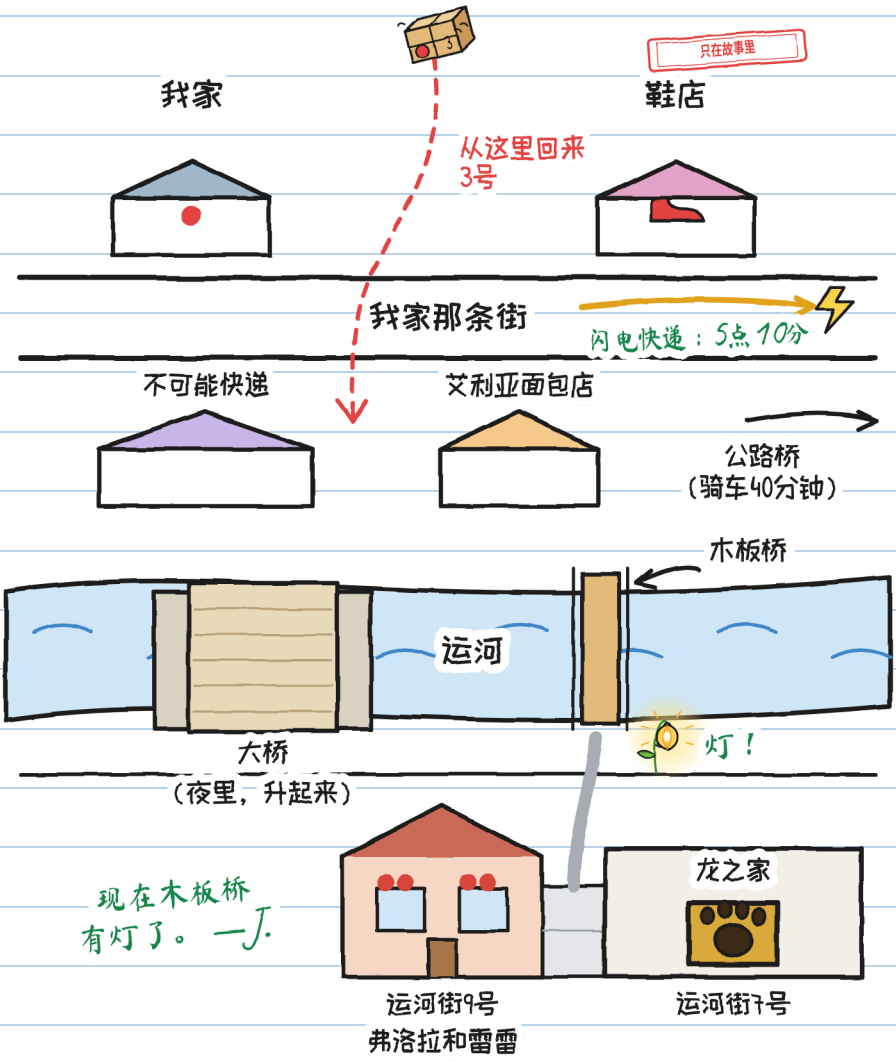
不可能快递 · 4

（很快就来）



一条什么都学你的小龙，该在哪里降落？ —J.

街区（第3版）


只在故事里
我家
鞋店
从这里回来
3号
我家那条街
闪电快递：5点10分
不可能快递
艾利亚面包店
公路桥
（骑车40分钟）
木板桥
运河
灯！
大桥
（夜里，升起来）
现在木板桥
有灯了。—J.
龙之家
运河街9号
弗洛拉和雷雷
运河街7号

那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大家以前叫托尼奥“小托”。现在，他自己选自己叫什么。那你呢？

我喜欢别人叫我……

也可以叫我……

我不希望别人叫我……

我是胡莉塔。只有签名的时候才是“J.”。 —J.

一个故事，六种尺码

这本书有六种尺码，适合3到16岁，还有20多种语言。XXS、XS、S、M、L的页面和插图都一样。XL是一本小说。只是讲述的方式不同。

尺码 XXS · PRE-A1
玛拉和托尼奥笑了。你看见红色的自行车了吗？

尺码 XS · A1
玛拉差点笑了。托尼奥也笑了。从星期六起，我没见他笑过。

尺码 S · A2
玛拉发出一个声音，差不多是一声笑。托尼奥也笑了。从星期六起，我没看见他笑过。

尺码 M · B1
玛拉发出一个声音。像是一声笑。托尼奥也笑了。从星期六起，我就没见他笑过。

尺码 L · B2
玛拉发出一个声音，换作别人，那就是一声笑。托尼奥也笑了。从星期六起，我就没见他笑过。

尺码 XL · B2-C1
插图小说 · 13+
各级别参照CEFR，仅供参考。

每人有自己的尺码。同一声叮铃。 —J.

给家长和老师

每一章的练习请上 linguaula.com

真正的自行车：该怎么做

1. 一定要戴头盔，而且要系好。就算只是“去隔壁一下”，也要戴。
2. 要让别人看得见、听得见：车灯、浅色衣服和车铃。车铃是用来提醒的，不能命令别人让路。
3. 两只手都放在车把上。如果有什么让你分心，就在安全的地方停下来。
4. 人行道是给步行的人走的：在那儿，要推着车走。过马路之前，先停下来看一看。

“只在故事里”这个印章，标出的是只会在故事里发生的事，在街上可不会发生。

出门前，检查你的自行车

